

略談明漆器宣德款真偽

／李經澤

中國漆器現存有款者始見於戰國（西元前四八一—二二一）末年，及秦（西元前二二一—二〇六），漢（西元前二〇六一—西元二二〇）代間。落款方式有烙印、針劃、刀刻和漆書四種。最早物證出土於湖北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彩繪雙耳長漆盒。蓋頂外壁和外底烙有「咸亭」及「亭」字樣（註一）。有年代款實物見於河南泌陽縣官莊北崗秦墓出土彩繪銅釦漆盒。除盒之上下兩邊沿各有刀刻「平安侯」三字外，盒底圈足內有書寫同樣三字。另有用針淺劃「卅七年工左匠造」七字。證明此盒造於秦始皇三十七年（西元前二一〇）（註二）。西漢之始，手工業管理，沿用秦制，由官方治理。組織方面，比秦時嚴密，

尤其是宮廷專用漆器，落款有一定規格：如年號、工官地、工匠名、工官長等，無不一一列明，例如彩繪夾紵胎漆耳盃（註三）。唐代（六一—九〇四）有款漆器，亦時有出現，款內容不如前時詳細，如「大聖遺音」漆琴朱漆書「至德丙申」（西元七五六）（註四）。宋代漆器落款多時亦列明年代、地名、工匠名或工房名。如傳世物「甲午呂鋪造」盤（註五）。及「洪福橋呂鋪造」盤（註六）。元代雕漆落款最簡單，只見當代工匠之名：如「張成造」或「楊茂造」等針劃之款，鮮有地名者（註七）。明代漆器有官營和私工兩種。官營機構專管御用漆器挑選。所以宮廷器具都是當代產品之精華。永樂年間（一四〇

三—二四）（註八），宮廷漆器有年號款出現。都是以針劃在深褐色器底左側，文淺小而秀麗。到宣德時（一四二六—三五），對落款之位置和字體都十分講究，款仍在黑漆器外底左側，字為刀刻，並填以金箔，華麗奪目。字體方面，多以為出於當時大書法家沈度（一三五七—一四三四）。我個人意見，字體風格，應是當時翰林院流行楷書，並非出自一人之手。各字之整體構造與一點一劃，有一定規則。宣德在位只十年，而現存有宣德款漆器，濫竽充數。世界各大博物館均有收藏，魚目混珠，真假難辨，所以一般學者對宣德款都持懷疑態度，以我所見宣德款格式共有十項之多。現先將此十項，簡列於下，然後再

作詳細分析。

1：六字一行立款「大明宣德年製」刀刻於被漆塗抹針劃「大明永樂年製」款上。

2：六字一行立款「大明宣德年製」刀刻於器底足內左側。

3：六字一行橫款，刀刻於器底中央。

4：六字一行立款，位於器底中央或左側和右側。

5：六字三行立款。

6：六字兩行立款。

7：四字兩行立款。

8：四字一行橫款。

9：六字一行橫或立款位長方格內。

10：永樂與宣德款同時出現並列在一器底上。

現在再詳細解說以上十項：

1：「大明宣德年製」六字一行立款刀刻在被漆塗抹「大明永樂年製」款上，共舉六例。從雕刻技巧、漆質、素黃地及朱漆色澤來說，六件都是永樂年間或較早時期產品。針劃永樂款在底圈足內左側，在用漆塗抹後原款上加上宣德款，再填金箔。宣德款字體為宣德年間標準翰林院風格。

a：明洪武剔紅庭前對弈圖圓盒。此盤內外壁俱雕八種花卉，如芍

藥、梔子、薔薇、蓮、菊、牡丹、石榴、山茶等。底足外素身無紋。（私人藏）圖一a（註九）。

b：明永樂剔紅龍紋蓋盒。此盒之蓋頂龍雲之下刻有錦紋地，而蓋與盒之立壁為素黃地。朱漆中一道黑線。龍雲盒俱為素黃地，錦紋地者只此一件。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圖一b（註十）。

c：明永樂剔紅荔枝紋小圓盒。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圖一c。

d：明永樂剔紅松下讀書圖八角大盤。此盤之內外壁開八格。俱雕花卉八種，如芍藥、山茶、薔薇、梔子、牡丹、蓮、菊及石榴等。底足外無紋飾。私人收藏圖一d（註十一）。

e：明永樂剔紅歸來圖十輪角大盤。此十輪大盤內外壁各開十格。每格子內一對花，如芍藥、山茶、牡丹、蓮、石榴、芙蓉、葵、海棠、番蓮、菊。底足外無紋飾。（蘇格蘭國立博物館藏）。圖一e（註十二）。

f：明洪武剔紅花卉紋托盞。此托盞刻有六種花紋，如牡丹、山茶、菊、石榴、芍藥和梔子等。（私人藏）圖一f（註十三）。

現存如此托盤者共三件，上說一件，另一件存北京故宮博物院，有永

樂六字立款在底足內右側。（註十四）。再一件在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，沒有款。（註十五）。

以上由a至e例子之刻款，多數宣德款都在塗抹之永樂款上。只有f例之宣德款與永樂款並交錯，所以看見兩款。宣德款在永樂款之上，只知此例。

2：「大明宣德年製」六字一行立款，刀刻在宣德時製漆器上，共五例。當時漆工匠力求改進造漆技術，因未有充份時間去發展，製成漆器質素未如理想。如漆層厚者，漆器呈褐紅色，如圖二b。漆層薄者，漆器多現暗橙紅色，如圖二c。以字體和刻法來說，如圖二a、二b，當是宣德時代代表作。再說填漆器而有宣德款者，除圖二c外，少見有其他例子，無從比較。在漆技術造就而言，此盒應是宣德或更早產品。落款字體最為標準，盒外底色澤較其他宣德器者略為深茶色。

a：明宣德剔紅梵文紋荷葉盤。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圖二a（註十六）。

b：明宣德剔紅龍紋蓋盒。（東京國立博物館藏）圖二b（註十七）。

c：明宣德填彩牡丹紋小盒。



圖一d



圖一a



圖一e



圖一b



圖一f



圖一c



圖二c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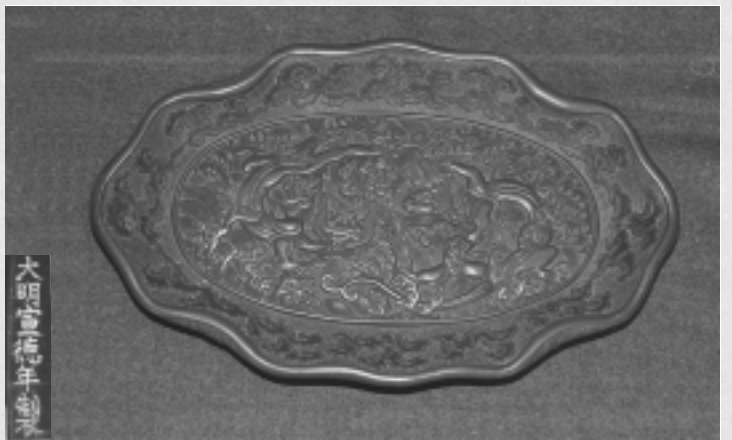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a



圖二d



圖二b



圖二e

(私人藏) 圖二c。

d：明宣德別紅松下老人圖圓盒。此小盒為永樂宣德間體積最小之器物。就是如此小形之器，其款之字體亦與器之大小配合。(私人藏) 圖二d (註十八)。

e：明宣德別紅螭紋荷葉形盤。(日本山形縣蟹仙洞美術館藏 Museum Kaisendou, Yamagata, Japan) 圖二e (註十九)。



圖三e



圖三a



圖三f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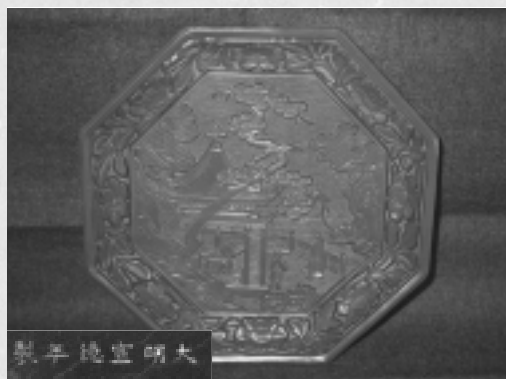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b



圖三c



圖三g



圖三d

3：「大明宣德年製」六字一行橫款，刻於器外底圈足內中央或器底橫樑。所見漆器本身有比宣德時代早者或晚者。款之字體不合乎宣德時楷書風格，共舉七例。

a：明洪武剔紅五賢圖委角方盤。此盤四壁內外各刻四季花之一，如山茶、牡丹、石榴、菊，底足外刻有回紋。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圖三 a（註二十）。盤之漆工技巧，乃洪武時產品。盤外底全部髹以厚漆，中央刻有宣德六字橫款。另右側有刀刻乾隆癸卯時流行詩句。款之字體亦是乾隆時之書法。

b：明洪武剔紅四賢圖委角方盤。此盤內外四壁，刻有四季花，上有菊花、下牡丹、右山茶、左石榴。底足外側有回紋。（私人藏）圖三 b（註二一）。從漆質、雕工和整體與上例比較，都十分相似，只構圖有別。盤底亦刻宣德六字橫款，是乾隆時之字體。所不同者，盤底未經重髹，因而保留原有褐紅色。橫款右側靠近底足內有被塗抹針劃「大明永樂年製」六字立款，餘痕尚在。

c：明洪武剔紅龍鳳紋抽屜大桌。此桌主要刻紋為龍鳳及四季花卉，邊沿有回紋。（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藏）圖三 c（註二

二）。此桌為洪武年製，底外樑有宣德六字橫款，是清中葉流行楷書。

d：剔紅觀瀑圖八方盤。盤雙線開光內文士庭前觀瀑，盤內外壁俱刻山茶、薔薇、梔子及桃花，底足素面無紋。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圖三 d（註二三）。盤外底足圈內靠頂有宣德六字橫款，另在左側有針劃「楊茂造」三字。

e：明嘉靖填彩漆餞金富貴吉祥紋小櫃。此小櫃外面之前、後、左、右及頂面飾以吉祥紋、如福壽各式字體。六抽屜有花果及靈芝紋。（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藏）圖三 e（註二四）。小櫃外底刻有「大明宣德年製」六字橫款。「宣德」兩字是後來補上，蓋了原來「嘉靖」兩字。六字中之「大明」和「年製」與後加之「宣德」兩字風格不一。

f：剔紅或堆紅葡萄紋明宣德樣式橢圓盤。（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）圖三 f（註二五）。近似此構圖漆盤有三例。兩盤外壁花紋不同而落款亦異。宣德六字橫款刻盤外底中央，字體亦近現代化。

g：明早期填彩八仙上壽圖櫃子。此器原無款，宣德款顯然明後期加上。（山形縣，蟹仙洞美術館藏）圖三 g。

4：「大明宣德年製」六字立款，刻於器外底中央，亦有在左或右側。字體不似宣德時流行書法，並有錯字，同時亦有不同彩色之外底。雕漆器在洪武永樂時，漆色多為茶褐，宣德器都是黑漆裡及外底，見四 c 及四 d 例，是朱漆外底，現有四例。

a：明中期剔彩花鳥紋小盒。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圖四 a。宣德款刻於器外底中央者，所見極少，此器六字都非宣德時代所流行字體。

b：填漆餞金人物紋明永樂樣式圓蓋盒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圖四 b（註二六）。此盒面之造成雖有元或洪武風味，但錦紋地之蓋及盒之立壁花卉，並沒有如元末明初雕漆之退光。

c：填彩漆三友圖仿明中或晚期樣式之十九世紀圓盒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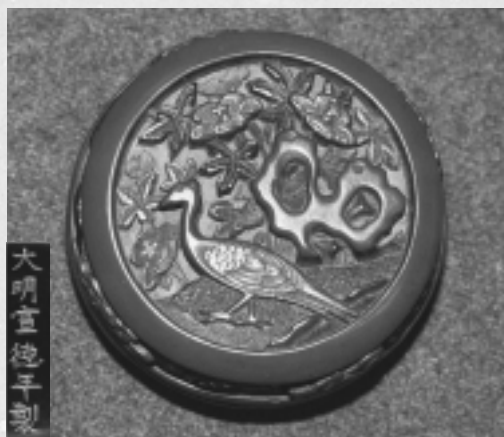
d：填漆餞金童子圖仿明萬曆樣式之十九世紀小盒。（上海博物館藏）。

5：漆器中有宣德六字三行立款者不多。現只有兩例。

a：清康熙剔紅雙龍紋方盒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圖五 a（註二七）。六字款在盒外底中央從右至左兩字一行排成三行。其中「德」字多了一劃，又「心」字兩點連筆。



圖四d



圖四a



圖五a



圖四b



圖五b



圖四c

b：剔黑人物樓閣圖仿宣德樣式十九世紀大缶（蘇格蘭皇家博物館藏）圖五b（註二八）。此缶為銅胎（金屬胎雕漆唐宋有之，但尙待實物相證）。外底中央刻宣德六字三行立款。四週又刻有乾隆丙申年之詞，款中有三個錯字，「明」字之「日」字似「目」，「德」字多一劃，「年」字少了一點。

6：宣德款由六字變為四字，分兩行立款，現只有三例。

a：明洪武剔紅八仙圖圓形段盒（蘇格蘭皇家博物館藏）。圖六a（註



圖六b



圖六a



圖六c



圖六d



圖七



圖八

二九)。盒外底中央刻有「宣德年製」四字從右至左，兩字一行共兩行立款，刻工笨拙、字邊之漆亦有碎脫，此例為後加款較劣者。

b：明洪武剔紅人物圖橢圓盤。
 (Victoria and Albert博物館藏) 圖六 b
 (註三十)。此盤內壁刻有四季花，外壁有香草紋。盤外底刻「大明宣德」

四字兩行立款。所見唯一宣德款中沒有「年製」兩字。其中「明」字之「月」字兩點相連，「德」字之「心」亦兩點連筆。



圖九a-1



圖九a-2



圖九b



圖九c

c：明晚期剔紅人物圖把盃兩件。（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）圖六c及六d（註三一）。

7：宣德款四字橫款，只有一例。

元代剔紅人物樓閣圖圓盤。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圖七（註三二）。盤為金屬胎。整個外底重髹黑漆，外底靠頂有「宣德年製」四字橫款，圖案佈局及其三絃紋口沿，香草紋外壁都是元代標準漆器，款乃近代加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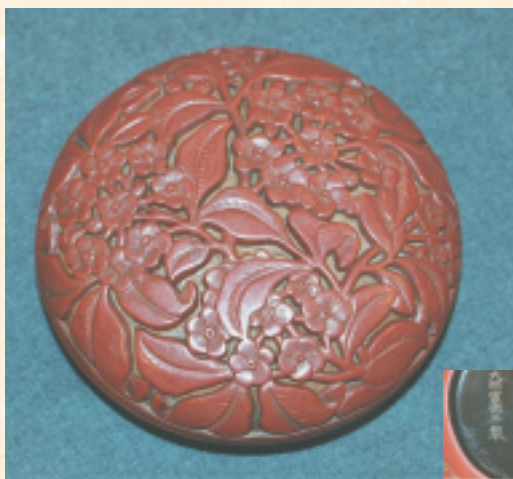
8：宣德六字兩行立款，只有一例。

明中期填彩梵文荷葉形盤（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藏）圖

八。位於盤外底中央微突處刻有六字兩行立款。

9：宣德六字橫款刻於長或橫方格內，所見例子有二。

a：明中期剔彩雙鳥花卉紋圓形大蓋盒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圖九a（註三三）。宣德六字橫款刻於蓋面靠上邊一個很完整橫長方格內，字體不如上述一、二項標準。「德」字之「心」兩點以一筆橫寫。本盒漆質與造工應是嘉靖時代剔彩精品。圖九c為嘉靖漆器上之標準嘉靖款，此剔彩圓蓋盒頂刻有兩童子遊戲圖。蓋之肩壁有橫開如意頭形格子，內刻十二角



圖一〇b

呈錦紋地，再陽刻「大明嘉靖年製」六字橫款。（註二四）。

b：彩繪如螺鈿明萬曆樣式毛筆竿（上海博物館藏）圖九b（註三五）。漆器中極少見到雙圈或雙格內有款者。宣德六字立款在筆竿上雙格內。其中有三個錯字，是近代仿製。開格有朝代款者，多見於明嘉靖間，在盜器上可見雙圈，或方格各種形式，而在雕漆器中，不過數件而已。

10：雕漆器中同時可見到有永樂和宣德款者只有兩例。



圖一〇a

a：明洪武剔紅竹節紋花瓶。（大英博物館藏）圖一〇a（註三六）。瓶外底左側有針劃「大明永樂年製」六字立款。同時在中央有刀刻「大明宣德年製」六字立款。兩款皆後來加上。從第一項五個例子，見到原有永樂款被加上層漆，把原有之款蓋上。但後加漆層，日久變色，原有針劃之字，隱現可見。此瓶所用漆層過薄，未能遮蓋原有針痕，而永樂六字款明顯出現。其次是宣德六字立款，字形過大，差不多與瓶底直徑相等。又款與外底面積對比全不合乎構圖原則。殊不像宣德時代之標準款式。但落款六字，確是宣德時所用之字體。唯一可以解釋者是工匠由宣德瓷器上之宣德款，不折不扣地模刻在這瓶底上，是為不言自宣後加款之證明。

b：明永樂剔紅桂花紋餅式蓋盒。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圖一〇b。盒外底足內左側有針劃永樂六字立款。款之位置與標準宣德款者有異。所用字體流行於清中葉間。

從上述十項中之例子，說明要研究宣德款之真偽，需從多方面著手。首先要決定有宣德款漆器之確實年代。因為有些宣德款可能刻於早自元代或明初洪武及永樂間，甚至明後期

嘉靖或清代所造之漆器上。而遲至民國初年仿造者，亦時有出現。再觀察宣德款本身之正確。其中因素頗多，如當時朝廷愛好、官方管理、刻款工具、落款位置、所用字體、每個字的工整及整個款之結構，都要留意。以求集合各方面之共同點，而能作個決定。進一步再觀察宣德瓷器上之宣德款，作為比較與參考，亦是很好的旁證。從我上述十項中，所引用之例子三十有餘，其中真正之宣德款而刻在宣德漆器上者只有五個。

歷年來得北京故宮博物院、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、東京國立博物館、上海博物館、大英博物館、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、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、蟹仙潤美術館及各家私人收藏的許可及支持，使我有機會去觀察和研究他們的收藏，得益殊多，特此致謝。自幼至長，得家嚴汝寬先生極力提攜，耐心指導，非文字可以表達心意之萬一，時得二弟經浩及胡世昌醫生夫人鼓勵，夏更起先生、伏野喜深子女士，協助收集資料之事，又得二弟婦煥英女士整理文稿。更蒙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(UCLA)周鴻翔教授校對。盛情心領。我見聞淺陋，希以此作為拋磚引玉之用，得各學者指正，幸甚。

註釋：

- 一、《中國美術全集「工藝美術編8」漆器》，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九，圖一十六。
- 二、同上。圖三十五。
- 三、同上。圖五十五。
- 四、同上。圖七十七。
- 五、《Selected Masterpieces of Asian Arts》. Museum of Fine Arts, Boston, 1992, No.165.
- 六、Bulletin,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, 1992-94, p.20 Fig.6.
- 七、同註一，圖一〇五及圖一〇八。
- 八、明手工業分官營、私營兩種。官營機構到明永樂遷都，在北京設立御用監。專管理供應朝廷用之器物。以我所知，北京所製造漆器傳世物中，只有雕填及鑲嵌為主，而未見雕漆器，果園廠之確實情形，必得多得資料，再作個詳細解答。
- 九、《中國の漆工藝》。澁谷區立松濤美術館。一九九一，圖四十八。
- 十、《故宮博物院藏雕漆》。文物出版社。圖五十二。
- 十一、同註九。圖四十九。
- 十二、Hu Shi-chang。《Chinese Lacquer》。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 publishing。一九九八，圖十六。
- 十三、《2000 years of Chinese Lacquer》。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一九九三，圖四十六。
- 十四、同註十，圖四十七。
- 十五、同註五，圖八十三。
- 十六、同註十，圖八十三。
- 十七、《特別展：東洋の漆工藝》。東京國立博物館。一九七七，圖五一四。
- 十八、同註九，圖五十五。
- 十九、《彫漆》。Fuji Art Publishing。一九七四，圖五十。
- 二十、同註十，圖九十。
- 二十一、同註九，圖四十七。
- 二十二、Garner, Harry. 《Chinese Lacquer》。Faber and Faber。一九七九，圖A。
- 二十三、同註十。圖三。
- 二十四、同註十一。圖三三。
- 二十五、《漆：故宮漆器特展目錄》國立故宮博物院。一九八一，圖十八。
- 二十六、同註十。圖九十九。
- 二十七、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二〇〇三，第五期，頁二六～三七。
- 二十八、同註十一。圖三十三。
- 二十九、同註十一。圖十四。
- 三十、Oriental Art, Vol. XLVII No.1 (2001), p.15, 圖6A, 6B.
- 三十一、同註十五。圖十三、十四。
- 三十二、同註十。圖五十八。
- 三十三、同註十。圖一〇一、一〇一。
- 三十四、同註十七。圖五三五。
- 三十五、《上海博物館 中國之美名寶》，No. 26。
- 三十六、同註十一。頁一四、一五。